

集部

古歡堂集卷二十六

户部侍郎田雯撰

序

送陸郎中視學蜀中序

今夫學使一官於行省諸大吏居座末詩書文章而外簿書無與焉甲乙博士弟子而外吏民無與焉曰學使亦古采風觀俗興賢育才之遺意名綦重矣而事權實軒輊無足畏故往往為學使之官亦極難然而又似優

於他官者兵刑錢穀之司紛擾掣肘無已時學使為諸生講學擁臯比坐聽事堂以師道臨之諸生左右立明長幼之節習進退揖讓之儀詎不甚快他官各守其疆圉閒一來行省謁大吏而已學使則車轍馬足例必徧歷諸郡縣以故山川之勝風土之美與夫前賢陳跡之所未湮沒者莫不搜奇抉隱收之襟帶閒而學使之能詩者則必見之篇什形諸咏歌後人讀其詩樂得而稱道之如明前後七子中空同滄溟皆然余昔曾講學於

大江南北矣尤聞山川文章之致唯蜀為最陸子揆哉以詩人而居是官吾知萬里橋邊錦官城上英辭硬語駢出横陳其詩與蜀之山川爭奇可知也同人爭以詩贈别余書此序之陸子遂登車以行

送馮敬南赴梧州少府序

梧州古蒼梧地蒼梧刺桐花也輿地志無以花名郡者或以桂或以栁唯西粤有之梧州又其一焉夫蒼梧為刺桐考陸璣邢昺諸書稽含草木狀皆不載獨見於還

史虞帝本紀司馬貞補注顧以名其郡也接三湘跨五嶺勾漏藤江山與水之奥奇桄榔勾芒孔雀猩猩蚺蛇物産之恠異為桂柳諸郡冠昔元結在舂陵時往来衡湘間去蒼梧非逺實未嘗一經其地至所作欵乃五曲則有云煙雨楓林雲山韶濩為虞帝吟歌似流連徃復於蒼梧陳跡者谷永陸續輩曽官太守竟寂無所聞落落上下千百年蒼梧之待其人以傳亦審矣夫地以其人傳也宣城永嘉柳州數君子大槩以文章著若以蒼

梧之山水物產為耳目所不習覩誠有酈道元之所未注爾雅山海經之不可備載者而一旦遇嗜古矜奇淵通能文章之士有以揚扢風雅而駿發其聲華則剌桐花郡並以人傳而況政績之必卓有可紀乎馮子敬南名壅山西代州人以戊辰榜名進士初任中書舍人外除得是官余於其行也書此以導之

某大中丞壽序

我

皇上垂衣三十一載元默涒灘大司馬中丞某公撫東四年政成農安於野旅悅於塗士恬於禮樂詩書歲屢豐麥兩岐五風十雨物阜民饒吏澄盜息東之人逖者邇者耋者倪者熙熙樂太平化行俗美一變再變至於道齊魯大治當成周時分茅胙土與虞廷之咨岳牧無異尚父以開疆偉績封於齊錫之山川大啟爾宇則以周公元子封於魯蓋視齊魯綦重也自輿地論之無棣以北穆陵以南營邱即墨斟鄩牟子之國延袤數千里

表大風者齊也龜蒙鳧繹湥臺單父之間邾滕郳莒河山襟帶綿亘乎趙齊魏之域者魯為大自人心風俗觀之魯尊尊親親懿典昭垂千百世不敝猶有周公遺風治之似易若夫齊急功利喜夸詐車擊肩摩鬬鷄蹋踘其人佻闊足智好議論久之習染澆俗為治較難尼山所以有至道之訓也今

上神聖慈仁子養億兆人庶慮四海之内一物不獲其所於齊魯一省

宸念倍殷撫治必得其人爰咨我公以股肱大臣開府
東土亦猶周之用周公尚父意也公在朝四掌上卿一
總國憲雙藤倚於户外百職肅於崇班嶽嶽風裁功業
光炳史册故一出而治齊魯也無難甫下車首擊豪奸
蠧威名赫赫所至雷動草偃聞風讋服地方數大政
次第舉行如慎刑弭盜清稅詰戎減租賑饑禁私派革
耗羨興教化培士氣釐隱佔之弊嚴詭寄之條均繇役
之額定編審之法無不條分縷晰綱舉目張而其大者

積穀一事東之人豈不知撙節也遇水旱家鮮儲蓄也
百姓根本之計莫先於此
上宵旰精勤惻然者久之公勸輸之疏與九重愛民之
至意有合古常平社倉無此明且備也朱子富弼諸人
無此篤摯周詳也公宅心真誠從前禱雨祈年捕蝗恤
災感無不通常於清夜焚香告天又為文以昭告泰山
之神翼翼懇懇無非為民請命以上報君父
上至聖極明深知我公特加眷注

主臣一德如古之稷契皐伊焉公平時垢衣糲食儉以自奉見者歎而奇之公曰惟吾民之衣食豐贍他所弗計也餽遺屏絶始終不渝飲七十二泉一勺水而已公之廉如是明湖澄波華峰孤月不足擬公潔操矣是以政成之日清静寧一勿事苛察不復輕言興革以杜紛更雷霆既鼓風雨斯潤齊魯所以大治也余在黔亦膺聖天子封疆之寄聞公行事濯磨砥礪日以為楷模而則效之得公一二端以治黔而黔亦治無如才啬德薄

未能少答

主恩副僚友之望也余則媿矣東之人快覩公之政成齊魯大治逢公崧高之辰山衢澤巷閭閻婦子無不手持瓣香環跽戟門以為公壽余則偕官斯土者百爾君子歌江漢之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虎拜稽首對揚王休當亦與齊魯編氓同聲誦禱無溢辭也

王少司農壽序

周詩卷阿之章召康公作也宣王時申伯封謝仲山甫

城蔣尹吉甫皆有篇什以贈送之夫游歌矢音颺言之體美矣尹吉甫以內史文臣最善聲詩故有孔碩肆好穆如清風之致由是觀之從來耆德世族為名公卿學士大夫未有不以文章擅長者蕭曹房杜非不功業卓犖而文章無聞焉賈董枚馬李杜之流文章光焰萬丈至其功業爵位天若或靳之以此識兼者之難然而尹吉甫之作詩也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仲山甫之能文章可知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蓋其人詩書學問之

氣深立朝風節自不屑與庸流伍如是則文章所關獨重立言固不在德功下矣少司農王公鍾瑯琊之奇門地峻越而以東國海岱之勝槩發其光華操
熙朝文章之柄櫜鞬壇坫者垂四十年天下皆曰阮亭先生雖其菡甫歷甲子未遽稱皤皤黄髮而天下之士尊之歸然古魯靈光焉夫唐之以文章名者莫如韓愈當時詞人才士擔簦負笈遊京師必愈為之延譽公卿以成名寒蟲之號可聽長鬚之奴有咏即孟郊盧仝輩

皆然先生則今之韓愈也士之問奇而來者立先生堂下一聆先生謦欬無不覼然色喜而去先生平日於人才消長之故風雅得失之林拳拳有深情焉故出其剩馥殘膏以沾匄來學不薄今人愛古人仁人長者之道也蘇軾以文章名于宋史稱黄秦晁張遊於其門曰四學士後復益以陳師道李廌為六君子夫六君子者飛揚跋扈各矜著作之雄才雖坡公虛懷折節亦嘗自謂詩效庭堅體而六君子之北面以事眉山則一也余荒

陋無學於先生分屬猶子受先生之教殆二十年竊嘗自附於蘇門六君子之列第不知先生於豫章淮海濟北宛丘後山陽翟諸人位置小子何等也以故世皆謂瑯琊之門墻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矧世際休明先生學問經術冠經筵講幄之班以其雷琅之制作上之清廟明堂視古名臣奚讓哉我

朝由他官改翰林者不數見有之自先生始先生遭逢

右文之日膺

聖天子特達之知洵為異數嗣是官大司成宮詹學士御史中丞歷少司馬進少司農位日崇名日尊顯而先生處之澹如也晨夕寒暑手一編以自娛抽豪則風雨爭飛動操則衆山皆響余嘗於退食之暇挾詩文以造請於先生見雙藤倚户外無車馬喧聲登其堂先生在焉含英咀華睟面盎背談古人詩文源流所以然者往往不倦間命侍者煮茗雲龍以餉余當其神解契合相視而笑忽如置身丘壑素心晨夕忘其久客京雒中也

余每歎數年来肩踵里巷騶儈市兒以勢位相傾軋者令人錯愕咋舌踉蹌辟易先生處其間薰蕕不同枘鑿莫入亦綦難矣而先生自若蓋其抱德煬和優游蔗境睢横目二足之徒如腐鼠如虚舟庸何傷焉先生每遇集議大事侃侃正論片語輒中肯綮嚴正不阿之槩牴牾易滋世之飲狂泉者烏足以知先生無足怪也詩所稱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政先生之謂矣今夫黄茅白葦銷歇無餘而蒼松古栢之貞榦輪

囷離竒其髙在山其蔭若垂天之雲衙衙熊熊形全而神固所謂仁者夀非耶先生方將以耆徳名臣進為公孤退為更老恭容匆而備典䇿當前之領度支不過一劉晏韓滉之能事詎足以量先生哉懸弧之日諸君子結駟造門𢑱韝鞠跽次起前為夀以余事先生久屬余以文章進一觴若侈陳祝釐之浮辭猶拾瀋耳余所不道也

慎刑纂要序

自刑名之學創於申韓而秦以法吏為師慘礉甚矣漢蕭何用李悝法經六篇增而為九叔孫通又增為十八其時禁網疏濶蓋庶幾古慎刑之遺意至趙禹張湯輩出深文舞智乃增定律令為三百五十九章此太史公酷吏傳之所為作也夫湯少時鞫鼠一事天資刻薄已胎於此説者謂孟堅與其裔孫純同時遂拔湯於酷吏而別置之以為史法失實顧余按漢書湯傳全襲史記未嘗少有裁損即其於趙禹朱買臣傳中又復連類及

之讀者往往疾首蹙額以湯為酷吏之尤然則湯為酷吏雖以孟堅欲稍為之諱不可得而其子若孫四世顯貴究亦不能掩乃祖父鍥薄之行將世之甘為酷吏而不卹者夫亦可以知所鑒矣徐君文青才優而學醇當世之循良長者也為秋官郎於三尺竹簡研討有素會詔修律令大臣交章薦之俾司其事君襆被一肩隨二三奚奴偃棲古佛寺中晨牕夕燈積歲月以專為之復撰慎刑纂要一編嗟夫君亦知刑之所以不慎乎呂刑

載五過之疵於後世流弊言之綦詳然余謂此類之害慎猶其尠小者惟律與例相軋而弗合則主讞者往往畧律從例一或不慎爰書不可復問矣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周公之告成王曰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彼酷吏之敢於周内羅織弊正坐於不慎故耳君以慎刑名其篇則必為解網毋為束濕必為祥麟威鳳毋為蒼鷹乳虎使司刑之署得君數輩落落參錯其間為萬物吐氣其於酷吏之慘礉少恩庶有豸乎

蕭氏族譜序

譜牒之興宗法廢也古五宗之制莫之考矣而見於禮經則惟繼别為大宗繼禰為小宗若傳所謂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晉以十一族絲聯珠貫葉布條分世次明而昭穆辨非宗法之大槩與自宗法既廢而收族之道不行甚至時代荒遠或并忘其姓之所自来者於是譜牒之書出焉所以救其失也賾子孫之所不得已也豈曰收族之道遂畢於是説乎竊嘗考之譜牒之書門族閥

閱鋪張失實其言之信而有徵者如賈執之姓氏英賢譜摯虞之族姓昭穆紀劉子玄之家史柳芳之宗正譜是也諸書繁簡不同大抵詞旨典該條理井然而不紊後之作譜牒者踵而學之韓坡深明其大義纂為是編大宗小宗凖乎禮昭穆官爵根柢于左氏世系年表則又規摹乎龍門之史以通經服古之才而為水木源本之論宜乎其有合也夫古人之收族也立廟于宗子合食於宗室所以安祖考而廣孝思親親故尊祖尊祖故

敬宗敬宗故收族為大夫有家者言之也蕭氏代有聞人官爵稱大夫者世且數見以族譜而復宗法所闕最鉅吾知韓坡孜孜矻矻深長以思非徒效潘岳之文章首誇家風陸機之詞賦侈陳世德已也余故序作者之旨如此

陶菴年譜序

順治丙戌進士李陶菴先生年七十有五一日攜所自撰年譜一卷過予予受而讀之而歎先生之不遇於時

為可惜也均之為進士上則官翰林厠身承明著作之庭揚扢風雅與東馬嚴徐相頡頏上下次之為御史諫官議論政事得失聞之者畏其風裁下而外官邦伯監司二千石各舉於其職秩滿歲遷亦不可謂不榮獨先生以入洛之年即成進士除延慶州牧數月改茶陵未任調芮城令所至聲譽日起剡章屢上事跡表表可紀前後廑二年遭冦變飽歷險艱擯斥以終老何其困也余初官京師為中書舍人時有先生同年食大官俸朱

輪華轂出呵殿辟易道上如神人者其人庸鄙無可畏讓踞得為之地偏能摧抑人才士之賢不掃其門者輒冐嫉傾軋之不已設以先生而居是位所為必不如是惜夫先生之文章道德才地經術迴出流輩為丙戌榜蹛通顯者所不及而顧使之淪落不偶是亦世道之憂也按年譜所載其記蒲州之戰尤詳當姜瓖之叛也城亡與亡不難以張許自處然無裨於民人社稷不如秦庭一哭覆楚復全故身經百戰乞師以滅賊其功甚偉

乃格於苛議而終褫其官當是時為宰相操用人之柄者亦不聞録其績白其事上之當宁先生所以撫膺太息多不平之憾也宜乎年譜中形諸篇什如燕趙之悲歌蛾眉之曼聲雍門之響荆山之泣也大抵士之不遇坎壈纏身往往樂自述其生平以抒寫其牢愁騷怨之致而不可泯甚至有行吟澤畔仰天嗚嗚而痛哭者此年譜之所以作也故及其老也或棲心禪悅或放情糟丘必有所托以逃自號陶菴蓋用以解嘲吾知非先生

本懷然也陶菴之弟星来先生與先生同讀書同起家進士同仕晉陽罷官以歸跧伏林泉中四十年自幼至壯以老無不同里閈人士與夫四方交遊名卿大夫稱南北二李是也陶菴居南巷星来北巷故稱之擬之機雲轍軾弗愧也其不同者先生謙抑自下器量沉静汪汪若千頃波藹吉之氣發於眉宇星来先生則嶔崎磊落俛眎一切疾惡如仇不屑與齷齪伍每好談古今事效枚生七發縱懸河之辯戊辰年卒其人皆可傳故附

及之如此

祈雨書序

余撫黔之明年歲巳巳七月不雨乾封繆盭憂之先是思州守王君民皥録董子春秋繁露一書寄余言求雨罔弗應因倉皇馳吏凡晝夜三百里檄之来以試其所學王君至設壇西郊齋祓治事一倣繁露所載例七日果雨余灑然異之知其學非無據王君亦自以其言之有徵也刊其書欲廣行於世余按董仲舒少治公羊春

秋下惟講誦生平所撰著大抵明經術切當世之務玉杯清明竹林諸編十餘萬言不僅繁露一書也惟其學本春秋也故三策之對於天人陰陽之故反覆開陳武帝重其人凡治申韓儀秦之言者悉罷之亦以任德不任刑稱其學之醇耳如此則術數讖緯災異占驗之紛紛宜為董氏所不道矣而繁露一書於求雨特詳似近於誕夫雨果可以書求也桑林之禱六事自責未聞其襲撫何書也弘羊之烹卜式不為多事乎夫仲舒之傳

洪範也以五行五事連類以從雜引春秋經傳班固五行志引斷考證謂非公孫弘歆向父子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及然其説穭之往古而多踈驗之將來而不應後世學者羣疑之疑其蠭談涌辨穿户鑿牖與夫術數讖緯災異占驗之家無以異况乎繁露十七卷其詞俚其義淺新安程氏以為必非廣川本旨即漢書仲舒傳亦云求雨閉諸陽縱諸陰顔師古注為禁舉火水灑人之類與王君今日所為大相脗合然究未

嘗指定繁露一書為如是也豈非孟堅之略歟晉葛洪西京雜記云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作春秋繁露漢應劭風俗通義武帝迷於鬼神信越巫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之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巫遂死皆事之無可稽者子不語怪力亂神而謂仲舒語之乎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而仲舒獨不以為然乎或者廣川本書散失無存後之學者揣摩繁露之大義而傅會之為求雨之一術如新安程氏所辨云耳雖然士君子

自束髮受書即以利民濟物為期亦頗其事之合於道與否苟其足以利民濟物則泥於古而行於今與夫變乎法而達於事何不可者大易為卜筮之書而深求其理無不明周禮乃致太平之書而誤用於人則釀害此讀書之難也㷀大災捍大患救天時之不常鞠哉庶正疚哉冢宰側身脩行以挽回天變又治民者之責也王君才優而志潔學粹而職修治行為黔中最縱不假繁露之書以求雨雨罔弗應他人治行不逮王君雖百其

書恐亦莫之應也雨不應而咎書之不足信且從而訾詆之其不足語於仲舒春秋之學也亦大可歎矣

痘疹全書序

醫之為道可學乎學之弗至不如其勿學也長桑君之異司馬遷以為非人扁鵲倉公亦曠代而不一遇其道誠難而世之傖夫下士偶自涉獵方書緐次草木蟲魚金石諸物為謀身之一術費人之譏所由来也夫見垣之旨微妙入神不可得而傳矣淳于意論藥甚精非咄

嗟可辨令之人昧於其故若夏蟲之不可語冰而乃以庸手司人之性命貿然弗顧良可畏也本草一編舊説為神農所作漢藝文志亦所不録皇甫謐葛洪陶弘景孫思邈之徒註釋而附益之世遂以為可遵無疑即内經靈樞素問金匱玉函與夫桐君雷公岐伯之所撰紀散逸漫漶已非原本半出於好事者攟拾補綴之詞而亦莫不祖述之無復有參訂明辨之者前人所云一物也生於彼者與此不同得於秋者與春有變離其本土

則質齊而性舛乖於採摘則物是而人非名實既失寒温多謬况乎以蘭花為蘭草卷丹為百合此宼氏衍義之踈謂黄獨即鉤吻术草即山薑乃貞白别録之訛學醫者詎可讀爾雅不熟為蟚蜞所誤哉即論藥精矣亦未可泥古方而用之葢分兩銖寸之衡今古殊制晉杜預所以致詳也醫之難如此無巳而思學之勢必博極羣書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可以媲張華之淹通而笑嵇含之簡陋矣又得長桑君公乘陽慶以為師討習十餘

年市肆賡質不敢用不得不為採藥之行裹糧萬里足跡所至遍歷九州四海名山大川貯之青囊而返而復構室巖穴刀圭操作再數年而後出試其術以為活人之具如斯可為善學醫者矣不然淄澠之水何以辨車脚之味何以識今之為醫者余不知其肱之曾一折焉否耶昔越人稱為良醫隨俗多變西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今痘疹全書是即越人入咸陽時所訓著者楚人萬全得之以傳於今或曰痘疹始於光武

建武八年於前無之則此書必後人所作嫁名於扁鵲者要其為書固不可没云

長河志籍考序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詩言之矣余情結牢落景入崦嵫惓言鄉國俛仰興懷披閲殘志但成悵恨錯舉則紛遝而無倫雜述亦糾纆而鮮要方鑿圓枘鉏鋙難從翔鳥遊魚蹉跎不狎因之周流輿籍詳觀圖諜逋髮搦管鳩集斯文語有背馳取其長而委其短事多疊肆筆其一

以削其餘摭英畧穢彚聚類分飾以藻采學彼騈麗敢云嗢飫膏液咀嚼英華摰虞小生之譏庶有豸乎然而離寒歷暑銷燭研露何當措翰使復覈精縱或鼎新乎己意亦豈遠詭於曩聞猶之齊丘攘化書于譚子郭象竊解義于向秀也然而為茲編也柴桑有情秋鑪堪憶藉以釋我胸春代樹萱蘇豈謂藏山之名播于士林哉冀鄉之耆德英彦補綴周備尤其幸焉楊衒之伽藍之記孟元老夢華之録大畧可觀矣

家譜序

家譜之作有繇来矣蘇洵云親盡則塗人本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愀焉軫歎譜之所以作也子孫雖愚過先人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追泣者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返始知其身當知身之所自出知奉其身當知吾身之所同出知先人之德曷當世澤貽祚昆而為之闡之揚之搦管聯册長留天壤其作譜之義乎小子伏深慚悚周

流戀念撫今鏡古條縷析辭載考摯虞之族姓昭穆記賈執之姓氏英賢譜孫秘之尊祖論世録裴松之之家記令狐德棻之家傳摹其規略釐訂流傳史家自序遠謝于孟堅家訓攸垂竊淑于之推譜之作也頗可緩歟

古韻叶考序

韻必叶乎以今韻讀古詩則叶焉讀明為芒讀馬為姥之類是也韻不必叶乎以古韻讀古詩則已焉家本讀姑旂本讀斤之類是也攷前代藝文志晉之吕静魏之

李登齊之周顒書無一存沈約四聲流傳𧶘本司馬孫愐襲唐韻而更廣韻之名平水劉淵併原韻而立韻畧之說後之學者如浮溟澥罕有津逮者陳第毛詩古音考葢主于無叶矣獨不慮古學鮮聞六書弗講形聲孳乳五部兩界之間不已難乎余同年張晴峰先生博極羣書綱羅曩代凡夫三蒼爾雅易象離騷石經太玄大禹峋嶁之碑周宣岐陽之鼓下槩宣和博古圖薛尚功鼎韻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摎輯諸家以成古韻叶

考一書贍該詳明陸離典雅當代古處之士其誰不薰班馬之香而上竒字之亭也耶邇来著書者彬矣楊新都所云談性命者不過剽程朱之澁餽工文辭者止于拾史漢之聱牙先生之書實有裨古學非淺雖然爰歷之章凡將之義讀之不可不早風俗之通蟲魚之註辨之亦存乎人先生以余言為何如也

古歡堂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歡堂集卷二十七至九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孫鯤

謄録監生臣姚希慶

古歡堂集卷二十七

戸部侍郎田雯撰

序

試牘序一

余来江南莅事於庚申之九月告竣於辛酉之七月故事學使報政視計吏余承乏之前使臨於期日於是奔走大江南北間回復往来途更水陸計里一萬有竒歲時之有事行省者不與焉校閲之勤凡十四郡四州諸生

計卷九萬五千有竒漏下四刻即束帶坐堂皇放諸生入次第受卷為之點竄而甲乙之夜分篝燈申旦不寐於是寒則手足湅皴夏則蚊蠅交嘬飲食失節寢興易宜往往成疾而一切案牘吏事不與焉其為勞且煩如此昔柳子厚送韋七下第言有司一朝受千萬言讀不能一二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余嘗深歎其言為之推跡其弊大抵好逸而惡勞凡在官者皆不可而學使尤甚

蓋米鹽錢穀簿書之會有司漫不孰何不過米鹽錢穀簿書之失知而改之亦須旦暮頃耳若學使不訾省事則妍媸眩於前去取亂於中是非喪於外雖欲自悔其所為而士子已傳誦揣摩積為風氣不可復改此昔人所以致憾於文章也居官來時誦其言自謂慎毋類是然彼時卒卒未敢自信也今既竣事居句曲署門庭蕭然賔客罕至吏人亦稍稍遁去因得静坐一室讀書其中取向時試士録披閲之輒欣然有當於余心者嗟夫

人之牽引世故昧輕重之衡則始信而終悔者有矣惟處静以觀動居閑以窺冗而後得失辨焉而今而後庶幾可以無悔矣因復重加删選載庋家塾以示後人之從事制義者且使知余一歲来營營刼刼不為徒勞也若云振頽靡還大雅則余謝未能矣

試牘序二

昔歐陽公與荆南樂秀才書曰僕於時文天姿不好而强為之然足以取禄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余始讀

其書而疑之以為公之文章固以浸淫乎六經齊眉於兩漢矣意其是非取舍當必卓然自異於世俗之外而顧以順時俛仰期之後進得無其謬論與既又讀其序蘇氏文集也謂天聖間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相誇尚天子患之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其風始息余乃曉然於公順時之旨而嘗執是說以衡今之文蓋時文取士前朝沿習二百餘年歲久弊滋為浮薄於是束書不觀之徒揣摩聲句以

投時好當此之時侈談六經兩漢之文以求合乎有司之繩尺固知其格格不相入也我
國家統一海内首崇儒術鼓勵天下天下曉然皆知聖賢仁義之説文章授受之源耳食剽竊争以為羞而學者猶然守故習事穿蠹則其戾於時而窮於遇也不待問矣余之奉命来江南也先集江寧鎮江兩郡士而校試之告之以是説兩郡之士翕然信余言而不疑也磨光濯色出其所有以争勝於古人庶幾歐陽子所謂順

時者與夫兩郡可信則江南之士皆可信也倘由此而十二郡之士皆如兩郡之信之而暴練緝織之不已則其去六經兩漢之旨渠為遠哉余故取兩郡之文拔其尤者付諸剞劂使十二郡之士慨然有所興起焉

試牘序三

自江而北郡之隷江南之行省者揚為大直揚之西淮為大其地襟河帶淮以屬之海而中多名山勝地恠偉奇絶之觀其所有則魚鹽菱葦果蔬水産之良甲江南

而餘及於旁州他省故其人多安樂無事不艱於生得以其暇治詩書挾筆墨以著籍乎學宫歲之試有司者率常千餘人而掇科第官中朝者前後相望其文章馳騁贍逸之工亦往往傳之四方蓋自昔而然矣逈歲以来江南旱澇不時而河淮相繼為患潰決四出田疇屋廬漫瀾不見蹤跡民或編茆以居或漁水以食或攜妻孥乞食道上蓋數百里皆是也於是

天子累歲發大司農錢户賜家給而又詔河渠大臣察

民所最患者設為隄防以時廵視發卒數萬塞河決使者日夜率官吏督使中程而兩郡之士亦時有負薪以從者宜其愁居怵處無暇盡心於文字間矣及余之来見其人皆聰明樸茂進退揖讓盤辟甚有儀見其文章刮磨時習證據六藝甚有體而可觀也豈非俗化之美累世不變而士之篤於自修者雖歷饑寒困苦而終不一動於心改於其昔耶夫然則

聖天子所以涵濡長養拊循其人至於如是者殆非一

日之故矣夫宣
上恩德以鼓勵好修之士此學使者之責也故於其文之首而序其大略如此

試牘序四

今年春余渡江至滁自滁至安慶凡四郡而次第試之得士數十人得文數十餘篇付諸剞劂而序以告之曰余嘗考古今圖記江淮間號為三楚楚故都壽春其地北走齊魯西出三晉南通巴黔東瞰大江而彭城淮泗

陳椽其間所謂四塞之地楚以是四出爭長中國中國常避其鋒自後每遇兵爭而三楚間往往先有事至元晚季郭子興孫德崖先陷濠州劉福通據亳州徐壽輝自襄陽出兵爭安慶與余左丞闕力戰經年及明高帝崛起和陽入建康還徇濠亳又與陳友諒張定邊轉戰潛山江州間閱十數年而後定一時以武事立功名封侯王者多在四郡之内故其風俗好濶達矜慷忮尚氣任俠不為握齱荷禮即有治詩書守章句不過取科第

而止未有焯然暴著如古人者故終明之世三百年而四郡迄無聞人蓋其漸摩濡染習以成俗非有聖人出莫與易也我

國家誕受天命以有天下天下頓首請命無敢憑恃險阻椎剽作姦於是不用兵革而晏然無事者二十年至今

天子海内益臻乂安於是專以文教為務念江南三楚閭累代重困於兵加意拊循其民而大臣官行省治其

地者又能宣布
天子德意磨揉遷革使趨於善故今江淮諸郡之人皆得化其雕悍武健之習而以儒術進其魁壘拔出者以
文章經濟為
天子佐理侍從之人次亦挾筆墨入學宮以擬合乎
天子之尺度若數人者可謂有志之士也與然余懼其怠而忘所自故為原本土風推崇
聖朝德意以告之俾其人有所興感而無怠中止將見

四郡之士道德明秀蔚然為邦家光不徒變化其俗已也

學政條約序 附十五則 江陰示諸生

從來建學所以明倫儲才在乎立教故風厲習俗振興文事皆學使者之專責也今

天子宣德意崇教化念江南為人才地寄任匪輕愼簡在廷使往視學遂詔大臣共舉三人於是使者之名謬登啟事

召對至再特荷

上知來蒞茲土受命之日且愧且懼不知所為退而自惟使者自束髮受書即補郡弟子員其中甘苦得失固已徧歷親嘗今日備官而忘之則自愧滋甚使者所以俛仰今昔洗心自矢以敎爾多士也夫人才之生廣矣求才於江南不啻挹水於河取火於燧矣使者何敢有菲薄爾多士心但以士行之衰已非一日後生耳濡目染轉益流宕無復名檢而時文俗學又足以錮蔽心思

遂使六經昧其章句子史迷其字畫即有一二學臣用意振興多士又復眎為具文恬不思改

朝廷之上亦有知其失者故特簡使者来黨使者沿習故事録録無所發明俾爾多士實行無聞問學衰落將謂使者不教使然此又使者所大懼也故先折衷前賢斟酌徽尚釐為欵則十有五條冀爾多士指去故習與使者更始使者所以報

天子知遇之恩副大臣推舉之意俾東南風氣蔚然為

天下先咸於爾多士是望多士其敬聽使者言勿忽

一則

從來秀才一科原以待非常之士魏晉間尤重其選在九品中正之上有司奏舉不稱者坐之唐則用以名鄉貢進士迄乎近代郡邑弟子皆得謂之秀才而第其高下特命使者主之其學業則責之郡縣博士有司不得過而問焉可謂重也已乃者近歲以來秀才入長吏之庭胥役得以罵詈之令丞得以榜笞之

井里小人得以揶揄而耻辱之又何其輕也豈風氣之變日趨而日下與將長吏之折節下士聞於古而不聞於今歟抑爾多士束修自愛不及於古有以自致之也夫人不盡君子未始不知君子之可尚也人不盡免不肖未始不知不肖之足惡也多士果以孝弟自勵亷節自將行詣學問斐然為儒者宗則有司將表閭之不暇而何輕之敢如其不然直是井里中寡廉鮮耻之徒耳而猶趨走郡縣之庭蹻僂吏胥之

側雖其父兄族黨亦將深惡而擯斥之又何論於有司也多士當顧名思義求所以副秀才之實而為自重之事此使者所重望於多士也

二則

聖賢精義具在五經其日用之切於人若布帛菽粟之不可離矣然漢儒掇拾於秦火之餘其功似難而經術綦盛今人表章於全盛之後其力似易而經術反衰使者嘗竊思其故矣漢之學者於五經專治一

家後先師承井井不亂至於章句音釋皆有傳授故其守也固其得也深措之事見之言者無非是經所以稱盛也晉宋之際經學失傳師承無自其後又復崇尚博綜不屑耑守一家故或擇而不精語而不詳而經學衰矣至宋儒始領獨得之解洗訓詁之陋迨元明而師承復亂今則等五經於陳言矣三傳三禮不識其異同今文古文莫知其真偽即有一二秀出之士慨然思古其誰與取正哉蓋天下之無師久矣

學者當師古人多士自入里塾各有所習之經惟須專精一力博採諸家之說而約守之深之為性命淺之為文章大之為禮樂政事天文地理經世之業小之為山川草木官名象數車服之類無不究其本末晰其異同而後更治他經互相證據則所得自深是即爾多士之師也使者將於四書文字外各以五經疑義設問以觀所答多士毋漠然置之

三則

經學既明次及史學史學之難昔人固嘗言之然非獨作史難也即讀史亦難蓋史家牢籠古今冥搜百代能使所書之事與所書之人是非善惡了然於心又復折衷古人發凡起例故其去取有法詳略有體然而立言之旨引而不發或一人事跡互見他傳或一事得失旁證他事故離其篇什不能尋其脈絡摘其章句不能得其精微豈知班馬何以異同陳范何以詳略新舊唐書何者為劣歐陽五代何獨為工宋

史何以見譏于前人金史何以偏高於後輩縹緗堆案徒為引睡之媒卷帙盈前亦止障風之用故曰作史難讀史亦難也昔者司馬遷嘗言之矣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夫如是則二十一史前後貫穿乃能曉然於史家精微脈絡之所在而可究其得失辨其體例始為善讀史者耳多士研習八股豈暇旁及然不如此不足以言大儒而於五經四子之文亦全無所發明矣可不勉哉

四則

五經四子傳注諸書不下數百家自馬鄭以後孔氏

羅之注疏自程朱以後明儒纂之大全矣惟朱子集

注其所自訂立言尤醇近日功令遵之宜矣然微言

未絶學士心思日出而日新其間議論亦自契合在

讀者之會心何如耳安可盡置之不觀耶朱子之書

或問最精向来止有大學中庸二書論語孟子近日

始有刻本所載蘇文忠之説皆人所不經見而大全

語錄有與全集問答諸條微不相合者至於諸家經解皆足發明朱子微意若信之而近於執與棄之而傷於固豈為善讀書者哉多士果能無悖朱注不妨旁及諸家博觀而約取之自然更有會心處也

五則

古人讀書作文必先立志須為古人毋為今人為通儒毋為俗學此志一定則是非取舍便能自立於流俗之中一切榮辱得失不足以震撼其精神胸中廓

然無復一事夫然則見之明見之明則守之固守之固則積之厚積之厚則其發之也沛然而有源欝然而有光以此為古人為通儒不難也今士子自幼學以迄白首其志不過拾科第以自豪耳故其所守者章句所習者時文所趨者風氣宜其齷齪寡昧不能得當於有司也幸而得當於古今文章經世之業全未夢見每當一大事遇一疑義則舌橋口呿如墮雲霧頽之推所謂有識旁觀代其入地非使者所望於

多士也

六則

其次貴乎有識夫識者所以敺駕古今揮斥八極豈可於語言文字求之哉今夫百物皆資之市者也而所以市是物者必於家焉取之苟徒手而入市則雖琳瑯觸目流離璀璨雜陳於吾前者舉非吾物也今之五經子史百家之書亦猶百物之陳於前爾多士將何以取之耶其毋乃徒手而入市者也彼雖盡讀

五經子史百家之言猶之未嘗讀也惟是好學深思則神識所注表裏洞徹舉凡五經子史百家之書皆為吾物惟吾所取之取之經可以植其根也取之史可以落其實也取之諸子可以暢其流取之百家可以極其變也總羣言於一至挫萬物於筆端乃可以言文章矣

七則

文章無奇正濃淡要於各自成家則無雷同無勦襲

而後可以抒自得之心思發獨見之議論此古人之所以傳世行遠也自揣摩之術興而士無實學於是循有司之尺度貿貿然句摹而字擬之一科之房書甫出而前科之文已束高閣一學使之試卷初頒而前使者之文等諸涕唾卷舌同聲擬足並跡蘇子瞻所謂彌望皆黄茅白葦真堪發一慨也多士不觀諸古人乎古人之文傳于今者有一言半辭相雷同勦襲者乎多士但須窮探力取則古人同異當實見其

獨詣處而多士之所以自處亦必有道矣韓子曰自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多士毋以不能自諉也

八則

八股沿習三百餘年其源流正變固自了然試為多士約略言之明初風氣始開文近訓詁乃有直寫集注語成篇者至王文恪而能自出機法準之古人其變化離合駸駸乎昌黎矣荆川紆餘頓挫幾入廬陵

之室昆湖深沉溫雅酷似南豐方山出入經史其陡
健直逼臨川後人尊此四家號為文章正宗洵不誣
也震川本文恪之派而出入於唐宋大家其說理則
程朱也其行文則曾王也體大思精詞流氣達真制
義中之豪傑矣思泉文近昆湖而加之以昌明博大
臨川取材晉宋標其名理復所獨領微言超然自賞
雖源本四家而體裁又一變矣自時厥後作者不一
而其頴然邁於衆人者若金正希之精深陳大士之

雄健包長明之雋永羅文止之澹宕黎左嚴之幽曲楊維節之岸異愈變而愈奇矣多士須別裁偽體擺落凡近於古人中別尋一位置地使者所極賞心若徒拾其牙後慧又使者所必黜也

九則

文家工拙原不以得失論然先輩於塲屋之文輒預處其名數之先後不失累黍夫豈有異術哉見理明而自信篤也今人奉一家言規模近似工者不知其

所以工也拙者不知其所以拙也夫彼不能自信而欲人之信之有是理乎然所謂自信者又非師心逞臆之謂也必於平日讀書時澄心定氣與古人相叅吾之於文能馳驟上下如古人之雄健否能證據經史如古人之典則否能變化任心離合匠意如古人之法度否必使精神識力毫髮無憾而後自出手眼獨往獨來與古人相上下則雖百世之遠尚可信其必傳區區遇合似又不足道也

十則

自古文章皆人之精神所造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非有一定之格也昔李學士懌曰吾少時舉進士亦偶然耳倘今復試禮部未必不黜安能為天下英俊作準格乎古人若此使者亦何所言但以平日讀書之自得者與多士畧舉大槩如此多士其善會之毋膠柱鼓瑟為識者所笑也

十一則

文社之興始於明季其初自一二薦紳先生聚徒講學日以寖廣而依附者遂借以求名於是入者謂之同類出者謂之匪人而朋黨之勢成矣朋黨既成則朝廷之上彼此相傾至於顛覆而不悟論世者所以慨焉三歎也今

朝政清明羣工穆協從容禮讓之風達於天下固宜無前明之所為者乃聞三吴士子競倡文社各立名目此何為者耶將依附者假託以求名耶且多士亦烏

知名也以使者所聞古之名士其風尚氣節文章經濟卓然見於天下而天下信之乃可以言名士矣今多士之所為名何如哉不過聚浮薄少年酒食徵逐圖一餉之樂耳目不識詩書之文口不道忠信之言心不知長幼之節私為壇坫互相詆毀甚至戟手罵詈不避尊親譬如聚飛蠅於溷軒角羣鼠於穴内尚不足供識者之一哂爾多士亦何取於此也郭林宗漢季高士不與清流劉景升三品下才亦列俊顧然

則世人是非不足相輕重多士亦審矣多士以使者所聞身體力行名將自至所謂金精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亦安以求為也自今以往多士能潛修自立者上也改趨易慮化異為公者次也否則使者必以法繩其後矣

十二則

古人著書皆有所為即制義選本亦不苟且評隲昔艾東鄉憂天下之陽奉孔孟陰歸佛老也於是尊程

朱闢二氏屹然以斯道自任故定待二書凡文之稍背先儒者必塗乙而標識之其用意正而立言當矣他如鄭峚陽之四十名家韓烏程之文室文在文開陳溧陽之名家制義雖去取有法識者猶病其未醇蓋選政之難如此後之學者於聖賢指歸文家宗派槩未有聞而濫操選政至於紈袴小兒自署先生之號巧作市儈亦標叅閱之名倩學究為偽文冀他人之不識賂村童為弟子侈吾黨之有徒取舍任心何

知難易妍媸隨俗安問是非展轉相承迷誤後學政使者之所歎息而深恨者也今除先正大家文及當世大人先生所選外槩行禁止坊人有擅刻者必以罪罪之

十三則

國家取士二場用表三場用策所以觀士子排偶之文考古今通達之識也奉行既久視為具文遂有四六不知何體策問不知何事非臨場倩人即率意妄

作以為主司黙策數判無事須此不知四書經義止試一場而表策獨試兩場其得士苴棄之乎夫排偶之文莫工於崔蔡次則為徐庾又次則為鄭穆為眉山悉有法度可師多士能於平日作八股時加意及此則臨時自閑與夫渴而穿井鬬而鑄錐者相懸萬萬也若夫策問之法於經史取之而已矣

十四則

世罕全才學有偏至有書破萬卷而拙於文詞者有

工為詩古文詞而短於舉業者但以風簷寸晷求之

其途已隘今當

右文之代閎通淹雅正切旁求江南素號才藪諸生中有古學優長斐然述作者使者尤所敬重當於正考之餘別出詩賦等題以占宿學果有出羣之才自當破格超獎如不命題亦無以𪾶擾為也使者向有杜韓白蘇黃陸六家詩選容授之梓人與多士訂正而細論之

十五則

文武兩途國家並重士之慷慨自命不屑章句思欲從事於馬蹄閒者固應有人而其委巷粗材未通武略以戲車扛鼎闌入其中亦不為少於是什百為羣摴蒱作劇失意栝酒即手搏相向蕩然無復名教之閑詩書之氣故士子一列武生謂之異途而學使亦厭其然凡一切校閲下文生一等而先事約束之條目不與焉今使者為國家収異材拔奇士不復問所

從來文生武生眎之一體無復畀同但以自古豪傑未有不曉詩書不習禮讓而可為名將者若粗中剛暴尚氣陵忽不惟官途不至亦且臨事無謀誤人委任國家何取於此而隸之學校董之師儒哉昔戴若思少無行檢陸機勸之就學遂折節自勵為晉名臣岳飛性好野戰宗澤授之以兵法乃屈首授書為宋賢將諸生有志功名須以古人為期循使者之教誨而力行之慎毋以武人自豪也

江陰示諸生

舉業一道原本六經出入子史折中於仁義禮樂之說而沉潛反復於唐宋大家之文章以求合乎聖賢之旨而卓然為一家之言未有雷同勦襲穿鑿餖飣而可為舉業者也使者初蒞江南頒示教條諄諄以此為言既而較試上下江各屬所至即學宮謁多士又面命其如此則使者之所尚可知矣至於鐫刻試卷所以鼓勵作者亦慮多士沉溺舊習識見未定故

特選擇其尤以示多士知使者所尚在彼不在此非欲多士句摹而字擬之也乃者行試各屬見有剽竊試卷敷衍成篇甚至生割其字句强摹其聲調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之中冷炙殘杯雜置大官之饌無論所剽竊者必不工也就令工矣正如既噉之糟已嚼之蔗此中安得有滋味哉夫文心之變化譬之人面之不同人之有毛嫱西施也天下以為美者也然不能盡如毛嫱西施之美而終不至於可憎何也以其

各有真面目在也若以巳之不美而為假面以貌於西施毛嬙焉雖其盡態極妍而人反憎之況所貌者之未必西施毛嬙耶所以使者考試以来此種文字盡置劣等此在上江諸郡皆然令行及下江矣下江文筆固高而蘇松二郡又為下江之尤宜無有剽盜割裂為文字者然恐惑於聽聞謂使者真好此種藉是希合此大不可也使者所遵者六經所學者子史所盡心而用力者仁義禮樂之說唐宋大家之文至

於雷同勦襲穿蠹餖飣不啻冰炭之不相入也多士其知之

黔墨序

昔歐陽公之論文章也其序蘇也則曰革五代之餘習序鄭荀則曰得其是者而師之至其序曾鞏秀才則又力詆有司之尺度不足以相天下魁壘拔出之材歐陽公之論如此余曾持其說以校士於大江南北之間當時試牘甫出四方觀者謂風氣一變而矯枉過正之譏

亦遂起矣夫歐陽公以文章盛名知貢舉所得皆天下士尚不免於人言况如余者其何卹焉知我罪我大抵悠悠之口亦各半耳獨吾友西浙徐子華隱目明識定不牽世俗趨舍數千里赫䖙往復房皇追賞與余譚終始有合自是而後鞅掌風塵亦遂收視塞聰不欲談文章事蓋甚矣文章之難也雖然大江南北夙稱才藪士之治詩書挾筆墨而来者如入五都之市觸目琳瑯美不勝收而以語於彈丸荒陬烏言椎髻之黔則又難矣

余之撫黔也兩載巳來每於勸農講武之暇進多士而
課之復於武鄉陽明二祠旁結茅葺屋為諸生下帷地
飲之食之甲之乙之見其人聰明樸茂進退揖讓盤辟
甚有儀其文刮磨時習證据經史有體而可觀也如管
子遴黃子之驂李子紳周子國棟許子文魁徐子時成
輩皆所稱魁壘拔出之材振頹靡還大雅者以視大江
南北實不多讓余嘗舉以示人曰黔士如是惜不令華
隱見之知余於夜郎天末蠻煙瘴雨之中又輒攘臂下

車而侈談文章也歲庚午華隱奉命典試事且與余同年遜五李君偕來余乃深為黔之士幸榜發余平日所拔者一収而盡苹鹿三閱之餘與先生握手大笑堂下吏左右立從旁觀之口眼盱睢正不解何謂也夫世俗之論文章者大率薾靡浮薄積為風氣束書不觀之徒揣摩時調以求合乎有司卷舌同聲擬足並跡一望黄茅白葦作者固齷齪寡昧而有司果以齷齪寡昧之識取之無惑乎風氣日下所關於世道人心不小況我

國家平一海寓崇尚儒術雖萬里山川無不家絃户誦曉然於聖賢仁義之說學問授受之原非得其人以操取士之柄斷斷不可今得華隱操柄以衡黔士而黔士於是乎畢出

聖天子用人之明學士大夫古處之力豈偶然哉因思余課士於黔不過采風問俗驅車牂牁江上非操有取士之柄者珠玉蘭茝平日在吾目中倘無人焉收之而去斯亦已耳而今日之為黔士幸也則余與華隱之論

文章始終有合能深思其故者自得之撫今追昔大江南北之間坐臯比擁生徒忽忽如前日事持歐陽公之說即有譏者余亦可以無憾矣

江南武鄉試録序

臣山左鄙儒恭膺

皇上不次之擢巡撫江南拜命之日單車到部宣諭

聖天子德意於所部吏民訖適會舉丁卯武科鄉試臣例得主試事用是訂期入省矢志冰淵夙夜匪懈盖為

國家掄才不敢不詳且慎也臣於是集學使録送武生
三千八百一十人於一塲試馬箭二塲試步箭兼試技
勇三塲試策論遵例額取合式者一百六十二人旣撤
簾合策論題目武舉姓名彙為一編臣當序如右葢臣
甞誦詩而有感於先王取士之盛也其樂與賢則有南
有嘉魚之詩其樂得賢則有南山有臺之詩其樂育才
則有菁菁者莪之詩其時在位得人風雅接迹矣而兎
罝之詠賢材者獨稱赳赳武夫為公侯干城何歟説者

謂兎罝鄙事也武夫卒伍也鄙事而知敬卒伍而好德然後為賢才之衆多而教化之大成也古者取士之法文武不分養之於庠序試之於澤宮教之以詩書歌誦禮樂之大習之以獻囚執馘射御之細故其人文足以致治武足以戡亂所謂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蓋言文也武夫洸洸經營四方蓋言武也先王養之有素教之有方取之有法故其盛如此後世取士之法屢易而文武分文則取之帖經墨義武則取之戲車扛鼎此人才得

失進退之所關不可不亟講也我
皇上創制立法遠邁三代設科取士最號得人而猶以
武臣不學終為粗才詒於軍旅之暇挾冊讀書諳通經
史誦習
聖諭十六條使知忠孝大節而武生之隷學宫者咸能
感激自奮勉稱
上意故臣等所取士子彬彬儒雅質有其文皆我
皇上涵濡長養鼓勵之所致也顧臣何人得與玆盛惟

有撰論

聖德播告遠邇相與樂其已往而勉其將來亦臣職之所宜事也臣庸陋不才曽以毛氏詩舉進士矣竊比風人之義誦兎罝之三章以為得人慶可乎

貴州武鄉試録序

歳在庚午例當舉士於鄉

國家制科之典與文並重也臣學淺識庸職司主試敢不詳慎恪恭仰副我

皇上掄才遠方至意臣惟貢士於鄉遵循舊典鼓舞人材也周禮所謂六德六行六藝升之鄉學而軍旅之事不與焉迨其後人材日廣士之治詩書挾鉛槧莫不雍容頖壁之宫周旋師儒之席而張弓挾矢赳赳洸洸者亦皆得參錯其間摩肩羅立非按籍以呼名則渾同而莫辨文武之途合也惟其合故三年大比衡文取士文事終而武事遂始文例上遣京朝官出典試事武則以撫臣主之臣之得主黔武試者榮遇也臣請言夫射矣

弧矢之制始於黄帝侇明之典見於虞書杜佑曰士之志藝以射為首馬融謂鵠在正内賈逵謂鵠在正外鄉射燕射賔射大射之不同騶虞貍首采蘩采蘋之有節僅具文已乎夫射以觀德所由興賢能選良士根本之論也詩曰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取其技之精又曰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取其力之强從来技精者中必多力强者發必遠今之試士騎之中增三矢為四步之設鵠以步八十為衡職此故耳射事畢復試其生平之學所以

求全才者在是焉學之未優而貫札飲羽終非通才學之既成而說禮稱詩無忝將略鸛鵝魚麗陣法宜諳地利人和戰術必悉孫吳詳於各家之註李靖恥為章句之儒尉繚之說類乎商鞅穰苴之法沿諸司馬三略言本道德授自圯上老人六韜語多權謀傳於渭濱尚父士能淹貫羣書博通經史神明而變化之深晰學問之源流曉然忠孝之大義而後真才輩出曠路光昌試士策論之意其在斯乎臣持此以衡黔士庶幾其有當焉

夫黔士何以有今日哉黔夜郎僻土介在荒服自兵燹後蠲租賦寛徭役農勤於田賈安於肆士之以文章入彀者彬彬濟濟而武生之著籍博士者靡弗感激思奮觀光利賓故文榜得士二十人臣得武士亦如之皆由我

皇上仁漸義被綏柔涵濡之入人深也臣是以進多士而告之曰爾多士勿徒以武人自豪也爾當磨光濯色脫頴淬鋒以名節自勵以道德共淑以學問相箴規又

復厚蓄才力嫺習藝技期他日為儒將為名臣以上報

朝廷爾多士豈或忘之臣顔何人得與兹盛典亦且幸

多士偕勉之而巳

會試録後序

歲丁丑例會試天下士

上命臣賜履臣英臣琠臣雯為正副考試官臣雯山左

鄙儒自顧荒陋貳司邦禁弼教懷慙重以掄才之任報

稱滋懼受命之日槖筆以從臣之榮也恭逢盛典颺言

簡末臣竊幸焉此一役也臣之業在秦之初支矣欣際
聖天子文明雍熙久道化成之會拔茅彙征其在今日
乎臣伏念今日之取士蓋以文章也士所操爲文章止
數寸牘耳毫芒篇幅之閒因華徵實鏡委討源晰蒼素
於須臾辨淄澠於指掌誠難言之臣何以無負任使敢
弗兢兢夫文章所以明經術也經術修明通達治體乃
可以謂之文章也漢世儒者專門一經立説至百餘萬
言皆列于學官領之太常各抒其平生所學以行于當

世故其為經也通而適於用後儒墨守成説經旨無異同輩恱其文迂濶其用明經之謂何取士者亦烏從而鑒别之然而必有道矣今夫張樂洞庭之墟必合律吕不然金石絲竹不可以諧音也較射矍相之圃必中正鵠不然注彍如雲不可以入彀也今日之所鑒别於多士者依乎聖賢經傳之旨本乎仁義禮智忠孝之説運之以唐宋大家精湛沉雄之氣發之為泰道光昌瓌奇俊偉之觀誠制科之律吕衡材之正鵠矣取士之道端

不外是而多士之文章則拜獻之先資服官者之仁義介雉也顱不重哉多士登名仕版可以出帶方州入參蘭省功名之際必先擇術定志老成持重曉知治體者上也卓犖清節不流欺偽者次也喜事好名乖張浮薄者下也今觀多士之文章類能原本道德發明經學無託於空言不入於迂濶以之用於當世必其議論通明行能純備兼之砥礪廉隅風示官方端心向公奉職周密以治行收實效上報

朝廷惟中惟孚出褎泰道皆於文章乎驗之則是茅茹彚征之典行於泰交之盛世為久而彌光也猗歟休哉

李大司徒壽序

當世士大夫祝釐道譽多拾瀋耳㭊講鞠躘設帨稱壽絲竹間作酒客酗醟竭歷句章縫家言侈夸誕虛槩用諛辭彼引洛社耆英絳縣老人毋云壽考無疆黃耇鮐背甚至有以玉笥金簡安期羨門之説進者堂上主人無怍色堂以下賔從郎吏率横目二足之民識者為之

扼腕抵掌掀髯獵纓而前曰壽之云乎吾不知其理也凡齊物而論猶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且夫壽者福之首也戛戛其難之輓近之士洪然載筆烏足以讀書論世耶昔汾陰之善筮也先人事而後説卦余於此可以知其理矣余同年大司徒醒齋先生當敦牂之月四日厥惟初度葢六十春秋矣頌長生者造門塞路先生處之澹如尼然弗屑曰是宜用山薑為文而壽吾也者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如尹吉甫之於仲山甫也緊惟先生

江右名族隴西著姓直榦自高淵源已遠自父司馬公
巳來聲華昺奕矣先生根蟠函谷秀鍾石陽降太乙之
神下文昌之宿天地粹靈之氣獨萃于先生當其駒齒
未落豫章尚小人已目為騏驥梁棟既而深沉好書於
六經子史左國離騷嚅嚌雕搜其為文章有振衣千仞
睥睨塵壒之槩洎夫際通顯為史官鏘洋
帝廷嫛婗容與石渠典誥之文落紙腕下間作聲詩含
英咀華曽為余序輣轅集於風雅一事反覆三致意焉

其校士江左也以拯時文之弊為已任是時余適入吳先生尊酒細論曰衡文譬審樂也古樂不傳久矣萬石之鐘靈鼉之鼓其中節奏安在作者已希賞音復寡箏笛之耳喜聞鄭衛吾肯聽多士之靡靡乎時文與古文無以異也今日取賈董班馬以覆醬瓿而偏嗜淳于髡郭舍人詼諧啁笑之辭何為哉諸生挾兔園冊子不知文章之大吾欲力追正始崇奬實學子其許之余為之五體投地娓娓斯語幾二十年余已老而先生忽六十

矣余與先生有三同焉有五異焉庚子之秋策名權輿此一同也大江南北臯比講學寸心千古鸞膠鳳髓此二同也作領袖于長流之官統勾稽于度支之府此三同也先生羣絲初仕立躋清華余濩落散吏失路無歡此一異也先生既掌邦禁再掌邦教余秉韋在後屈宋衙官耳此二異也先生公卿踵武簪紱連鑣余少孤蹇嵯彈鋏歌魚此三異也先生一登掞席黄閣宰相余遂初未賦伏櫪空嘶此四異也先生川嶽姿神金石情性

余壯不如人老將髦及聲塵寂寞幾同秋草此五異也如是余何足以壽先生雖然四十餘年余習先生久知先生深微余誰足以壽先生者先生之為人其度淵然其體屹然喜不傷陽怒不傷陰遇一切蝸鳴蟻鬬如浮雲之去来款兮若樸曠兮若谷原于道德之旨神日全而形日固壽之理也善乎漢陰丈人之言曰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夫機亦烏可用也鍼心鉥骨朝觚夕籌一瞬息罔有遺策處事則傴僂其言與人則齁鮯其氣當前

亦自鳴得意而虛憍之態浮游之響旦暮間嗒然銷歇

所謂菌槿也如先生則松柏也尚父八十衛武九旬其

於上壽直掇之耳昔人嘗謂福猶水也德猶器也挈瓶

注水過勺焉則溢以川澤為巵汪泓渟滀寧有涯涘乎

先生之福猶酌瀛海而注之後此進為公孫退為更老

皤皤黄髮巍然魯靈光也者而先生之子若孫翩翩韶

彥接衽而起美矣盛哉余搦管製序非有絢章世之拾

瀋者當咋舌而退也

寒綠堂讀詩定本序

詩之道大矣漢魏齊梁而上休文彦和輩娭娭言之下此唐宋元明千百年間如繁星儷天孤霞捧日曾無人焉鱗次成書區别正變之聲釐定升降之故詩道至今日欲求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烏可得耶雖然鍾嶸一編皎然議之鄭箋光銷匡頤嚮寂集千狐之腋以爲裘良工獨苦成章匪易世有袁豹徒委之洛下詠已矣嘗試論之三百篇初自何来十九首抑云末矣世謂五字

昉于行露滄浪歌行起於黄娥甯戚淵明本之應璩李陵基自屈原禪𧑓井蛙之見寧有當哉唐太原公子年少戎行堂堂孽壘或曰孫吴神授能然平陽柴氏主雜遝奴客勒兵七萬開幕府與秦王伐鼓張旗颷駭電掣千祀下想見清渭照其軍容神堯父子動色時此葢有别才焉詩亦如是故其道大也子識方洪悴思涂猥局言既無雅聲未能文翮鈍資下下夕鐙徹誦侵晨失記廼彊厠風人之列欲抽扳妙實于寘寘乙乙之中挽來

不寸推去輙尺俯仰今昔言之傷已追惟三十餘年来龜髯兎角卷帙存者大致猶齊丘之于譚子郭象之於向秀南箕北斗半出乎蠟澤梔黄是亦鞭賈之羞也吾衰矣無復縋海鑿山雕搜寶藏重録舊牘用代鼓吹卧茅屋之青峰供老人之黄妳閒一攘臂讀詩非陶處士則白香山乎秋清將遊歷下亦攜繕本以行不妨與大腹鴟尼托於屬車也癸未七月題

古歡堂集卷二十七

古歡堂集卷二十八

户部侍郎田雯撰

題詞

柳州題辭

韓柳並稱韓不逮柳也顧世以深醇少之淫蛙浮響殆聽古樂而卧乎熏班馬之香奪崔蔡之席雅健則龍門幽峭則左國文章如柳觀止矣退之子瞻睥睨千古而元和聖德倣淮雅二章表忠觀碑學安豐一銘服膺若

是大略可知無如造物忌才蹇崖多故竄逐蠻荒行吟山澤作離騷數十篇讀者悲焉猶夫屈原言愁而託之湘君帝子蘭秀菊芳呻呻其詈詞也至於貞符傷心懲咎掩泣雖江潭顦顇情思纏綿不是過矣以播易柳同調深憐瘴鄉講學名流負笈亦莫可如何耳譏者云叔文之黨坎壈生平嗟乎以賓而疑孟堅以董而誤中郎所謂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也於子厚奚損哉宜乎神降柳州之堂廟享羅池之祀文人志士為之卬天雪

涕也

昌黎題辭

退之才高數黜官屢下遷作進學解一篇由是知名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立言如是則文章可知矣是以名著德憲之朝文追西京而上漁畋書圃涵泳藝林司馬董生揚雄劉向之徒羣集腕下可不謂偉乎獨是依嫈嶺表少無師承自知讀書缽心劌目此何故也世謂長於碑誌然盤空硬語吞吐縱橫莫不根柢

六經陵轢史漢獨碑誌云爾哉外此論宮市諫佛骨折廷湊徙鱷魚白日秋霜風節矯矯要皆文章餘技用之如虎耳當日李翺李漢皇甫湜樊宗師侯喜單稱韓門弟子各以文章自名於時而孟郊張籍從之遊掉鞅詞席猶蘇門之黃秦晁張也雖然起衰八代後人不無微辭焉是即退之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亦甚惑矣

廬陵題辭

永叔云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數於詞章蓋兼者之難也乾興治平間韓范富歐四公並駕永叔居座末矣雖然宰相之重亦雜他才學士非文章不可上下千載所關匪細嗟嗟夏蟲其語冰乎哉五代餘習振革復古永叔之評滄浪直以自況耳詞令比李翺陸贄書史敵劉向班固長公稱為今之昌黎亦僅贊一辭矣宋初風氣實自永叔倡之當日於梅蘇二子拳拳弗置安道一書獎許尤至人才世故反覆三致意焉而猶迬迬致憾

於文章其議醇其論正後有作者人非永叔殆求一言之幾於道焉可得耶然而好修之士槩師廬陵所謂宋以理學而流於弱無怪乎世之工聲悅者譏歐九不讀書也

臨川題辭

今夫黄茅白葦斥鹵彌望豈鄙其文章與抑誚其為人耶當代有姬公出焉家俎户豆無如乃偃師之戲木偶人之赤為文繡也高談先王援据官禮何如賈誼陸贄

之學足以捄世其誤人家國不少矣雖然文章有定評哉陶淵明閒情一賦人讀之謂如國風好色不淫以安石為人併其文章訾𠴲之非公也孜安石生平韓呂推轂歐陽延譽文潞公薦其恬退曾子固與之深交迨後果於自用是非弗顧亦二三君子之過耳嗟乎僞種流傳盜名取位彼優孟之姬公鮮不為世患者第以安石文章論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憾者也

老泉題辭

明允一蜀徼布衣晚學無師恥作儒生常談歷落嶔崎別闢竇徑浸淫乎六經包括乎子史其為文章也愷切疏通有賈董之遺焉世謂其學本申韓旨歸荀孟蓋至和嘉祐已後政治闕失匡捄鮮聞兵制人才動關大計不得已為幽憂激宕之詞庶幾一遇歐陽修韓琦奏於朝而終不召用區區文安主簿困躓以老亦足傷矣禮書謚法後世流傳而權書逺邁尉繚衡論無慚管晏嗟乎當日不用明允而用安石宋之所以衰也辨姦之語

半山何辭上書五篇琅琅可誦二子能讀父書而聲華過之要亦文章之氣光鋩萬丈耳明允殆諸葛景略一流命世才也

東坡題辭

千古文人無如長公之竒者詩至李杜文如韓柳無不可掎擴端委沿波討瀾獨至長公四照花開萬斛泉瀉當代稱坡仙才人前身為五祖戒衲其孰能名之行乎所當行止乎所不得不止長公自道也長公之為人青

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而屢遭貝錦螪蚵畢生儋耳
之行羈愁海外磨蝎守於命宮玉樓召自陽羨亦春夢
婆所無如何矣夫山川英華所鍾落落幾人如長公當
日名賢萃集一堂游講無非勍敵又大可怪也父文公
也弟少公也師廬陵也友則孫莘老畢公叔劉貢父原
父也門下士則秦黄晁張陳李也詞賦則張子野廖明
略也書畫則米元章王晉卿文與可李公麟也他如殊
仲之曲思聰之琴楊道士之洞簫曇秀辯才了元參寥

之禪理相與周旋應接不暇而且臨川不啻寇讐程氏素多牴牾處此亦極難耳長公嬉笑怒駡以文章撐拄世道揭日月泣鬼神何其奇也嗟乎長公之靈赫赫天上彼舒亶蔡京之徒媒孽不已倘一旦伏寶録宫地下遇奎宿奏事能無旁皇驚懼耶

頻濱題辭

子由訓承名父師事難兄文章之傳有繇來矣其間磨光濯色獨成一家言清淑焱攸之致松風送響山半流

霞正不必如乃父之鑱峭兄之雄傑也曹子桓典論所云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亐𤇆手柔子由文境庶幾似之年十九出鳳翔貟竒譽上書太尉丞相文采炳如既而論青苗之弊恥調停之説讜言直氣又表表者矣無何筠州之監以兄詩咎之雷州之竄以黨人恚之遭時不偶於文章何與乎築室於許老投潁濵默坐終日頤養榆年車仆馬羸而患不及轍蓋老泉知之蚤馬當日稱東坡為長公稱子由為少公張文潛陳無已

輩服膺尤至殆與兄齊驅無分低昂耳嗟乎以黨籍毀

灤城者政和以前數十載寂寂無人不知誦茯苓一賦

是亦館客之羞也

南豐題辭

余讀子固隆平集有深嗜焉南豐類槀半豹耳學本六

經名重元祐談禮樂掌制書非魁壘傑出之士乎當其

時崑體浸淫洛風未起廬陵倡文章之派秦楚大國狎

主齊盟子固以邾莒附庸亦矜雄長宜乎歐曾並稱聲

施後世也文有數百言者有萬餘言者鶴脛鳧脰又烏從置喙哉為之衡量其間上比劉向下遜韓愈莫與東坡逐鹿直追灤城後塵其旨歸於爾雅其言中乎尺度後山之一瓣香非無謂也勇於有為吝於改過朝廷以為然而安石亦頫首無辭江漢星斗詩篇畢露矣

漢魏晉六朝選文題辭

今之作古文者托言八家以自文其空疎大抵就兎園冊子播弄家具已耳劉勰所謂意翻空而易奇事徵實

而難巧也八家中柳州與古動礶擯落沈酣枕藉率學歐曽究未諳其神理安在恐廬陵南豐復生不代傖夫受過也陸機文賦猶嫌綺語未盡而英思艷采輙目蘭成為罪人不已惑乎自茅選一出耳濡目染以故荃蕙不馨而海畔多逐臭之夫咸池方奏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良可嘆也今摘録離騷一卷兩漢一卷魏晉一卷宋齊梁陳隋北魏後周合為一卷梁一卷梁之作者子山孝標元禮三家為一卷余嘗謂老瞞練兒父子詞人當

時才士之盛今古莫匹至於開府涵泳情性咀嚼英華吐納珠玉之聲卷舒風雲之色尤爲魁壘挺出者玄靖先生書淫好學燎麻達旦山棲辨命擅美流光若夫郊居佳句好詩彈丸德柔邀眞賞于隱侯猶之中郎顧授書于王粲也余於三家其陳後山之辨香乎杜甫言别裁僞體而生平著述則熟讀昭明一書顔之推於六朝人士槩以輕薄呰詆之皆非篤論世之學者無淆于空䟽之說鼃腸蟬腹而歌嗚嗚亦烏足以聽也

西山唱和詩題辭

鄉余官舍人及曹郎時凡七遊西山而三見諸詩篇歲甲戌重入春明忽忽十餘年未一上翠微山脚元規塵汙人日以方麴鄣面西向而笑無復取暢山情譬諸故人遠别欲與之憑襟深話觴詠河梁亦烏可得耶西山唱和詩則孚尹秋史命屐裹糧繞霤尋蹬之所為作也或退谷茅亭或卧佛松榻先選大石安熏削於其上兩詩人提軍持着不借穿躡於白雲紅葉之間得句則遞

奔脫衣風雨揮毫詩成則置酒相賀夫唐人唱和詩長慶外莫善於松陵而往往拘于一格茶詠漁具未免卷舌同聲是編也長篇短什飈發雲行較皮陸為尤勝大約孚尹之詩如初日芙蓉明霞散綺秋史之詩如秋山半遠蒼隼橫空今之作者罕有匹敵雖然余自量于西山莫續舊遊即再理輕策恐亦才盡無詩甘讓兩詩人讀苗次之碑往復徵僻事也

古歡堂集卷二十八